

月峰集
乾

二其

^ 16
2361
1



和10
2361
1-2

月峯集序



昔子瞻評歐公墨蹟謂心以

心之法又曰論至也者兼

論至平生苟非至人雖不名

貴歐公古世工書若亦至也

月集
之也今出也如貴重者以
人中翰墨從始之況之語
之孝哉孫觀之孝見稱一世
以誌万侯高墓昔人明刊
不集之士論變費以有觀

得和名茲年不刊多
遂履蓋之章如觀之身
一出檢別之庶之不似由是
觀之耻也觀者之章雖以
也觀之傳也而宜花擘

王伯七八蔡修子集
荒王子芽未必皆修子
之思以一嘗多身奕之軒
冕之於軒冕猶於之况節
意也哉多意也獸以人而

子以忠孝之傳若漢之
筆高公雲筆之孫鶴筆
之子集筆之從子一亦三
節炳煥也也之月筆之布
亦時與鄭公澤雷奮以錄

駸相	陵之	非	祀	革	實
案之	議之	仲	諸	啓	如
基	闕	五	駸	帝	延
手	屢	進	進	進	進
括	倫	正	議	不	之
置	議	及	小	堂	
斥	廢	也	議	之	仲
穆	里	李	公		

房	免	稅	皆	正	之	正	論	嘉	之
人	必	卓	榮	步	俸	衆	悉	公	祖
之	島	夷	之	難	也	使	公	率	日
及	丁	刑	之	必	荷	其	勇	性	之
殺	也	雖	不	幸	隕	命	踵	二	

子之烈心必與憐今觀公
遺集癖寒以神休不為藉
手古人之蒼朴疎雋絕矣
離飾之想見其人以人傳
與以家世之清如朝嘉考庶

成無子之後之類三之垂
後者必與濟一礪名於志
彰輕重別在書名也如心
呈少補詩

甲寅仲夏正憲大夫

中书府事 鄭景濂序

景	在	絕	地	靈	澤	一	高
忠	烈	多	倡	起	我	族	以
道	成	醜	与	其	敵	年	罕
鶴	罕	一	先	後	自	殉	於
行	至	均	一	殺	其	播	一
家	三	亦					

鶴峰有子曰月峯弱年
遭亂零丁孤苦僅糗
全係乙巳芝上庠法存
蔣匡南曠軍傷痍豈
母所之議以與同志上疏

斥之尋旨濼烈乙卯釋
褐又因時事久矣走委
仕進信遊鄉園甲子迄
教公決策揚義友向慕
仁心遂爾授首白龍陶丁卯

虞君為統禦史從事官
如以治兵如士之隊賊已移
和以乃至于家其至如也勁
直居部如信白隱友內分
程生急甚以危以於孫大

也年常規月以尹相國
叙高氏中季錄審審峰
與其子得死 王事引
午成均文信國之惟其成
統尊統以日月等之抗辱

虞君為統禦史從事官
如以治兵如士之隊賊已移
和以乃至于家其至也勁
直居部如信白隱友內分
程生急甚以危公於孫大

也年常親月以尹相國
叙高氏中季錄審審峰
與其子得死 王事引
午成均文信國之維其成
統章統以日月等之抗辱

斤軒紳旅外難此美家庭
惟是剛毅心直氣多疏與
流也者別若及於月江編
錄之時而西書為三三行
必四卷者呂光之挽手後何

矣世後孫勉鎮收接造文
物利手老与附心挽詞多也
折法名碩正孝餘序振之
手按物補述至是餘憾也
心正氣錄也一孝後切望間

月峯集卷首
穆孫與培曰其正男星心一
家之光耀者多百學了激
起因之後或時與書于卷之南
筆移曰應申回三府恩澤

宋來起書

月峯集卷首

傳教

有先
後矣

仁廟乙丑九月以公正郎時原從叅靖社
原從功臣一等錄券此與癸亥改紀首策勲自

秉義戮力臣子所以効忠紀績疇庸國家所以懋賞
憲章雖舊旣命維新頃遭多艱猥塞衆望髮倫已歎
豈懷南面之心宗社將傾遂決左袒之計幸迺墜緒
於百六式賴同德之三千惟爾卿士大夫越茲吏胥
臺隸凡于是役各選其功鍾鼎山河既酬茂伐衣裳
筐篚爰答微勞迺於實封之餘復錄原從之列巨細
分等載頒盟府之書輕重推恩覃及永世之宥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澤堂李植撰

大明禮部覆題

泰昌元年庚申公以冬至使書狀朝

禮部覆題特蒙皇上自遼東護來漂海唐人赴京有

禮部覆題特蒙

帝上賓周旋處慶禮節無違就承運庫領賞詳見

錄朝天

漂海人事則有朝鮮國回巡哨遇我漂海人丁給與

盤纏脚力順便轉解來京其得優恤之本具見忠順

之誠前後相應照例行賞給賜

國王銀壹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

勅文周炳謨製

月峯集卷首終

月峯集目錄

卷之一

詩

五言絕句

七言絕句

五言律

七言律

古詩五言

古詩七言

卷之二

月峯集目錄

戶部集目錄

程文

詩

表

論

卷之三

疏劄

啓辭

卷之四

應制錄

祭文

祝文

教書

卷之五

墓碣文

卷之六

附錄

諸公贈遺詩

朝天別章

卷之七

附錄

目錄

祭文

輓章

卷之八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并序

卷之九

年譜

月峯集目錄終



月峯集卷之一

詩

五言絕句

西湖月夜泛舟醉示主倅權君平

木落秋聲盡天寒江影空孤舟載月色倚醉下仙峯

塞下曲二首

暝色隨寒雨高秋入塞樓三年羌笛裏慣聽古梁州

兵火有餘燼貧村絕數家無人爭曉渡殘月下寒沙

後山有父子貧賤離之句吟而送綱兒 辛未

父子不相保誰云貧賤然樓闌猶未斬含淚對山川

戶部集一

有時及之

贈舍弟還鄉

夏日都門道弟兄別離時滄浪與白石去去好生涯

輓詞

酒肆人間世蒼茫與有神榮光懸日月滄淚在衣巾

送曹丈弘立號數竹齊峯門人謫河東

楚澤人將去河東水北流今朝一盃酒明日歎登樓

題朴孝子長卿扇

江夏無雙童今為頭白翁惟餘一片竹不盡枕前風

傷時感吟

笑生謀自拙偷醉手便長晚讀無功記其間有樂鄉

思鄉

悄悄意無適偏思海外村庭梅花亂發明月對空罇

附寒泉梁千運和韻

故鄉千里夢夜夜到溪村三逕依然在梅開酒滿

罇

金冠玉涇號北渚贈詩效杜體以秋風長別離為韻

而和

秋字

欲問文園渴西風歎倚樓書曰燕鴈至夢斷越溪秋

月峯集一

二

風字

自君之別矣關塞幾秋風魂隨蝴蝶去端坐一身空
長字

丹山出瑞鳳五色含文章欲看成彩翼一舉碧天長

別字

供

離字

孤蘭哀壑底枝葉何離離坐惜國香晚搔頭黃落時

附北渚元韻

安穩高君涉秋風長別離平生珍重意悵悵白頭

時

醉起草堂有感

歎息高生老全用杜句辭青氈餘事業天地鬼神知

輓人三首

相國埋千尺巖廊事久虛青氈無所托天道竟何如
未報劬勞願空餘寸艸心平生滿眼酒誰復為開襟
顏回竟短折伯道且無兒留與人西海海西天一涯

侍從 春坊退左掖醉吟二首

簪裾承 睿賞花柳發韶年微臣從此醉還似夢白

天

雙闕祥烟裏千門明月中斬鯨澄碧海卷霧掃玄荒

醉示友生

不遇容何病昏冥亦絕倫客來扶醉起倒著白綸巾
國輓二首

缺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

百世神宗廟千炷永裕陵帝鄉無馬迹空望白雲乘

七言絕句

送鄭濟原學士出宰綾城

壬申仲春

楊州夢覺意難裁南浦君歸興更催十二碧峯何處
所暮雲應鎖舊琴臺

次金鍾城

地粹號首川

韻

滿簾春雨憶湖田幽思撩人月抵年非是滿湘江畔
客每逢寒食獸潛然
坐對空罇自不歡夜深孤月半庭寒楚鄉明日人歸
去渭北湖南夢裏看

無題

清宵咄咄但書空往事微茫似夢中聞道襄陽耆舊
傳龐公終不八城中

韻疊可疑

與諸益登小金山相和

辛亥重陽前二日遊月出山在靈巖郡南

上方清磬佛香纏白玉知非四十年曉倚孤峯騁遠
目眈羅雲氣一望前

塵心未盡俗緣纏，乍別雲山日似年。
區區半夜尋真夢，猶在龍巖古寺前。

附和韻

風塵鞍馬病相纏，孤負名區數十年。
試上峯頭看落日，海門秋色亂山前。

林石村

愜

煩疴世務苦相纏，枉了浮生五十年。
一壑清泉經醉夢，方知勝事已無前。

崔詡齋

覓

懸崖危石賴藤纏，古寺蒼荒不記年。
客到正逢秋色老，滿庭黃葉落僧前。

崔星灣

苻

霧塞天涯病已纏，客懷無賴八殘年。
自憐暇日登

臨處尚肯還推我在前

金西村

庭睦

疊巘縈紆石徑纏，遊人探勝惜流年。
流雲細雨添新景，錦繡秋光統後前。

鄭仁村

珮

古木葛藤細路纏，寺截巖缺幾千年。
登臨更有嵐嵐氣，三島烟霞在眼前。

林合江

檜

峭壁攢峯錦繡纏，白雲蕭寺不知年。
攀躋落日登臨處，海色山光滿眼前。

安藥峯

克忠

仙山歸思夢中纏，汨汨塵埃四十年。
試上上頭遊遠目，三韓形勢一筇前。

林楓潭

得信

送宗人務叔

傳敏

迢迢鵬路指雲間相送溪亭夜欲闌千里去留誰愛
惜一聲仙妓唱陽關

海陽館贈別李學士天章

明漢

水村山郭州如烟行盡江南古院前不是天涯相遠
別暫時分手却傷神

春日登臨清閣與崔子謙金叔度醉吟

趙女乘春上畫樓一聲歌發滿城秋無端更唱關山
曲不是征人亦淚流

新居即事八首

仙巖村畔是新居山有嘉蔬水有魚植杖學耘元亮

林焚香歸讀晦翁書

日高方起謝乾坤任逐桑榆亦 聖息坐美行藏何
事業倚樓贏得鬢毛痕

明光州詔幾生花蚤被 息私氣吐霞老向青門無
舊業石田初種邵平瓜

楚鄉明月憶長安幽思撩人自不歡何處玉琴彈別
鶴一庭風露五更寒

長夏江村事事宜北牕高枕午風微隣翁報道松醪
熟垂柳前湖鱖正肥

靜裏惟耽一局棋主人忘世客忘歸晚來相送前村

月峯集一
暮月色溪聲掩竹扉

宿雨初收艸木新小軒孤靜自無塵香山居士吾師也悔作文園病渴人

玉笈瑤書小篆文散人中夜禮秦雲焚香念誦知何事萬壽南山祝 聖君

輓詞四首

匡山何事未歸來淚濕慈幃日易頽誰識林烏啼有血暮雲空鎖讀書臺

少日聲名擅不羈泮林多士下風斯十年一夢人間世江上芙蓉怨向誰

滿江風雨解孤舟素幔翻空逐水流脩夜泉臺從此別更無人卧百層樓

哀哀寡婦抱孤兒一曲崩城天為悲寂是原頭腸斷處急難風雨鵲鴿思

到石城縣醉示主倅權君平

鞍馬浮生苦未休石城旅雁已高秋樽前世事深如海喚取佳人字莫愁

次鄭下叔送河典籍潤九還錦沙別業

醉夢昏昏到夕曛白頭携伴詠詩文滄浪水石曾遊處分付歸心此送君

自京還鄉到長城別從侄梁長卿曼容

行到長城古院前水村山郭正依然非是天涯相遠
別暫時分手却茫然韻疊可疑

輓詞

驛路秋風揖馬鞭臨歧惜別夢依然哀詞哭輓還追
憶詩酒忘形二十年

送靈師還金剛

十年奔走未曾閒失脚紅塵多苦顏萬二千峯難
白焮風歎送老僧還

送盧而達往湖南

花落禁城芳艸生暮春三月送君行臨歧莫唱江南
曲自是江南惱客情

醉示友生

風露瑤壇絕世紛玉樞深夜啓玄文焚香念誦知何
事萬歲南山祝聖君

無題光山客舍懸板

百里蒼山一日還夢魂仍在水雲間斗醪更對神明
宰爽氣催詩八稜班

觀國之行吟示諸益已未

濯纓孤起任風霜萬事違心髮已黃誰識安兵厨下

客楚鄉秋夢倚脩篁

附答韻

錦江江上下秋霜楓葉初紅菊已黃同作旅遊歸
未得夢隨烟月八脩篁

羅滄洲 茂松

自珍燕石鬢成霜忽此逢君眉上黃借問錦江秋
樹色何如南國雪中篁

曹溪陰 漢賓

踏盡溪橋板上霜幾嘆千里馬玄黃終南漸遠家
山近不改清陰有幾篁

林樗翁 廷琦

新居即事

西巖村畔是新居山有嘉蔬水有魚鄰翁報道松醪

熟杖出柴門踈雨餘

奉謝梁寒泉 千運

臺評一叢卷西行誰惜寒花晚節香獸有梁園舊處
士新詩時寄勝霞觴

五言律

暮投蛇島贈主人節制

垂堂雖古知捧檄敢辭難薄暮投孤戍芳醪慰客盤
月星天宇淨風露海臯寒神仙若可接衰白問金丹

伏枕走州送太常羅秀夫

茂松

年兄出宰禮安

縣二首

苦被擲揄笑年年送郡行長齋淹日月百里荷恩

榮松桂書堪讀絃歌化自成從來洙泗地慎莫折旋

輕縣即退溪先生本鄉而
輟遺風未泯故末句云

驚約滄浪曲新恩雪嶺間襟期嗟異域去住動離

顏坡老文應健山翁夢已還他年占水石為爾理松

關余以兼春秋方
八禁直故云

奉送冬至使權壯元令公朝天之行二首

玉帛通滄海文魁映碧天今君賀至日此別到明年

浪靜馮夷窟雲開博望船臨分空意氣衰白更茫然

拭玉尊周日乘槎上漢時幾無言面動節豈險夷移

圃隱揚綸意陽村應製詩高名懸白日留與照心期

仁烈王后輓詞二首

東土后妃聖西平積慶門神功扶社稷至德配

乾坤素柰驚新痛遺言感至尊從來女中舜鄧馬

不須論

千歲多男祝殊非厭世時如何鍊石日遽結過音悲

瑞彩沉銀海哀綸下玉墀帝鄉雲杳杳瞻望淚

雙垂

題滄浪亭

好在滄浪水西風幾夢遊山容多越趣溪唱有吳謳

寂寞人何在蒼茫客自愁庭槐與巖葉寒落勝千秋

贈羅生

羅叔好兄弟翩翩俱白眉澤留青史手庭滿紫荆
愛客傳孟凸工詩得字奇逢場吾所畏談笑置箴規

李南海顯男內夫人輓

人生孰無死此死最堪悲白首堂中計翠眉膝下兒
舊婢傳遺語往事已難追惟有安仁淚長懷舉紫眉

十月陪季父晴沙公渡錦江庚子

霜落荆門夜天寒錦水流日邊雲擁樹江瀨鴈辭秋
歲月人間促乾坤客路脩迷津何處問波上有輕鷗

附晴沙公韻

碧山雲影裏搖艇渡寒流野日初低崑江風尚帶
秋北來官路遠西望海門脩十一年前事吾寧問

白鷗

庚寅夏陪仲氏正字
公渡此江故未句云

大殿春帖字

鳳紀履端日龍躔回次時班行儀肅穆殿角景舒遲
瑞色開蕓葉恩光漏柳枝無私同雨露天地澤誰
知

柳孝叔述輓三首

契合由先世情親自少時青雲君未達白髮我偏衰

一別秋將晚今公夢亦疑顏回與伯道千古事同悲
慟哭君家世子今閱幾人浮生餘滂浪脩夜盡交親
落木空山道寒雲斷隴春阿誰云宿此恨徹窮塵
騷客今黃壤忘形只有君義深車馬饋情豈死生分
載酒荷香夜論詩柳洞曛暮年湘楚感回首一浮雲
輓詞

一疾初因毀城崩只血誠斷機垂訓誡封誥受 恩
榮永世神空享重泉恨始平雲間雙白鶴空吊蓼莪
情

次示孫主人 甲寅

主人青眼舊相看兩不厭雪虐溪月黑孤燈炬茅店
開篇刮客眼展席勞 缺寢題詩忽悵然北上非吾念

送楊書狀子升 時晉朝 聖節 甲寅

季子觀周日堯雲共祝時蚤稱多識字應負善為辭
孤竹清風動燕臺落景遲知君懷古意把酒苦吟詩

七言律

送蔡壯元朝 天

金榜當年我壯元皇華今日向 天闈春官聲價文
章著御使威風地望尊鯨海波安開木道 龍墀書
奏奉 溫綸歸期好待清秋節莫恨王孫久倚門

送鄭濟原學士出宰綾城 壬申

由來銅墨任才賢 龍渥今承雨露邊
爭傳湖海神明宰 曾是壘坡侍從仙
竹樹灘聲飛鳥外 連珠山色捲簾前
知君訟罷無餘事 手寫蘇州燕寢篇

李松溪令公麟奇輓

曾隨大阮過郊居 蘭雪清風玉不如
少日詩篇多獎拂 中年存沒幾欷歔
人間瞻仰三尊并 天上哀榮一夢餘
寂是粟盆愁絕處 闌扉空泣舊遺書

把遺書札涕泣故及之

項見季父晴沙公手

輓

天生 神聖膺休期 昭靈邦誣竟 變夷再造東
韓容 有力高居北極本 無為人間玉椀今 何日海上 珠邱此一時
最是臣民弓劒慟 危腸斷盡羽林兒

奉送季父晴沙公渡海赴京

西來喜氣滿秦關 平虜威聲振八蠻
大阮今為蒼水使 新陽仍賀紫宸斑
波清萊海魚龍伏 雲捲燕臺日月閒
珍重不須傷此別 他年好作二疏還

蒙 恩釋後次宋子緯韻

長河月湧濕雲油 城闕秋生一影遙
已荷 恩私寬 赤族誰憐霑洒望 青霄
惟將筋力供王事 豈有涓埃

答 聖朝家在楚鄉歸未得漳濱危鬢日蕭蕭

沈僉知名佚輓

曾拜清羸姓沈人孤蘭標格鶴精神雲鄉體變詩千
首東老家貧酒一巡江上陶園歸未晚鬢邊崑玉自
添新回瞻南極韜星彩恨滿西州醉後春

次杜律秋興八首

少日西歸賦上林白頭追憶夢森森誰憐楚客傷搖
落已喜商飈捲積陰深峽露流叢桂影中天月漾大
江心寒衣未授身仍遠腸斷城邊處處砧
詞客哀時暮景斜壯心非為惜年華曾聳劔閣離仙

仗不見銀河犯斗槎
炭裏秋聲連塞鴈城頭曉角雜
胡笳登臺剩有思鄉淚寂寞荒原灑菊花

五雲多處捧明暉清坊司曹近紫微豈意遠辭雙鳳
下翻然還隔六龍飛秋來素髮終難變亂後初心漸
覺違聞道西河卜子夏深知義勝自能肥

中心元是玉彈碁秋氣能添舊國悲恰似潘郎傷悼
後還疑楚客送將時雲山京洛音書靜風雨江潭歲
月遲不可久留關塞阻白頭吟坐苦相思

歷盡孤城與亂山支離湘楚漢巴間樓臺日月淹多
病詞賦平生動散關少翁秋來猶未見美人天末苦

凋顏登高政恨無陶謝洗滯那從起馬班
坐對江山白盡頭荒臺十二碧峯秋初緣有意元非
意慙是無愁亦自愁歸去未鞭千里駿行裝還羨一
沙鷗欲辭錦水遊湘水將向夔州別梓州
卧龍師出竟無功大名空垂宇宙中感慨千秋一灑
淚清高遺像更生風中原消息甘衰白南國旌旗尚
殿紅撫劔悲吟何處客暮途漂泊杜陵翁
昆吾蒼翠轉逶迤皇子陂東有羨陂玉輦一巡西塞
外金風自老萬年枝同遊仙女舟無處但見靈臺仗
屢移世事即今皆滄浪鬢毛蕭颯苦底垂

風詠亭次板上韻

江山勝槩碩人休清遠孤亭默倚愁雲外碧峯遙對
酒沙邊紅樹自沈洲十年多病浮生老千古長懷數
日留可笑白蓮池畔客卧香蟻鬪菊花秋

中表從輓

中表情還友義兼遠恒成憶近頻瞻由來秉志同夷
險著處無心異冷炎買葉滄浪離別久作亭江漢歲
時淹風流倏忽驚春夢雙淚淫淫拭復沾

送金守吾

存敬叅判
號竹溪

澤國秋風吹紫蘭放臣遙夜夢長安却望雲路思鵬

舉兩宰雷封戒馬難利府從來多喪寶盛名之下莫
彈冠吾家大阮城東住為報阿咸隻影寒

國輓

金粟堆前事已徵 玄宮改卜 孝思蒸昂湖龍遠
攀何及梧野雲迷慟更增功烈能光先祖業 神靈
猶近 健元陵遙瞻萬歲蓬萊日遍照青丘瑞彩騰

李南海顯男內夫人輓

閨範平生德有隣婦人行迹玉無塵西官贊政同榮
祿南國冢家共睦親琴瑟忽分朱海月心竟永斷白
鷄春連門未晚開新陌瓜葛深情淚滿巾

李肅川寅卿輓

都護聲名震海東天生一世好英雄橫行百戰酬
恩後退伏三年痼病中姪姪分深豈有極公私痛結
果無窮近番西塞猶多難白首沈思倚朔風

長沙驛路有感

憔悴南冠白盡頭憑欄終日淚潛流心闕桂玉愁難
遣運落風塵恨亦稠鴉啼暝烟勞遠望雁迷寒雨起
沙洲截身未早靈山去回首更慙江上鷗

失題

滿眼爐香趁曉風六龍駕出五雲中新開壽域三陽

秦陰轉洪均一氣融已喜天威無漠北更香朝路自
柴東 君王恭默方謙讓除却泥金頌歲豐

題林子靜號嘯歌堂

處士梅花自一邱艸堂高靜枕碧流龍潛久卧蒼雲
老鳳德何衰翠竹愁幽夜向闌風滿壑碧空無際月
明樓欲偷仙曲乘鸞去夢落蘓門半嶺秋

綾城倅輓

綾州賓館招蒐日正是西南喪我朋泉下盡收湖海
氣堂前猶擗昊天膺有才無命吾安傲餘慶遺榮理
足憑浮世可憐消此恨欲將灰劫問相升

月波軒題詠

軒即南原房昌
元亮所居

東望仙山盡紫苔水軒知為月波開五更清露非人
世一片濃雲散石臺光射蛟龍看欲動灝侵河漢卧
聳迴武陵他夜扁舟問願托明暉去不來

送竹溪金令公存敬以 聖節使朝 天 丁巳

流虹節迫走舟車萬國包茅貢 帝家玉河前度三
韓使銀漢遙通八月槎身近青冥雲五色耳聽仙樂
日重華吾 王拱北瞻何極莫到窮陰靈作花
西郊四牡正駢駢又是南湖倦客歸臨別豈堪瑰佩
贈相違還似燕鴻飛雲迷遼塞三义渡天八滄浪一

鈞磯莫恠頻頻來勸酒漁陽驛路信書稀

古詩五言

李南海顯男內夫人輓

學士訥齋後女中君子名家膺擇對舉案敬如賓
媿德元超俗天姿固絕倫徽音著閨闈懿範式宗姻
閔閱何由問箴規有所因勤功收泉績奉禴潔繁蘋
妯娒言無間鄉閭化已均潘楊曾結好瓜葛又添親
每誦新娘哲能行孝婦純終期天降福誰道病嬰身
忽訝風旋竈那堪春輟隣虛帷窺冷月空閣鎖凝塵
消吉翻疑夢迺新未閱春幽音嗟莫極撫事痛難陳

寧復還魂日定無瞑目辰雖公傳世業幸有托箱巾
魏女啼呼泣潘郎痛悼新孤旌歸壠首殘照下江濱
多病乖輓緯臨風倍愴神張公千字誄吾欲效其頻

古詩七言

朴孝子長卿行

大湖以南千餘里瑞石之山松江水金砂珠玉不足
當鍾生天下無雙士何年陽鳳下人間瑞世忽鳴昌
平縣賢良之後朴孝子所從曾於己卯見探環已聞
節行名玉壺迎風冰一片嚴親不待棄繻歲蓼莪遺
篇血泣廢温清甘旨三十年奉侍白頭堂上慈人道

曾參善養志綵服千秋公大兒藥藥遽纏風樹痛何
辜于天棄我速百年荼毒轉難平淚痕尚斑冬生竹
呼天儼若在兒傍繞墳三載控松桂柴愚猶得保其
性意者必有神明衛尋芳曾八夫人行清溪繞屋花
連天六七冠者五六童來拜高軒分後先親親益見
夫人真樂且有儀皆天然賤子亦醉春風中起舞為
壽狂歌還恭惟 聖朝以孝治弘張化琴臨日域旌
行當表江夏間有 命不奉廬江檄男兒有親生不
封萬鍾於我乎何益邑人上章非一二刺使不薦
君王側阿誰能作東蘊人為公乞火曹相國世人不

識天翁知董生之後公也歎孝子之行至於此嗚呼
吾道將何托

月峯集卷之一

月峯集卷之二

程文

詩

題愛蓮說後

乙巳司馬三等第
季父晴沙公居魁

君不見靈均愛蘭元亮菊性相近之非外求芳蓮不
為桃李顏俗人笑之君子著借問苦心說者誰德人
襟懷天與遊瀛溪一曲種道脉琴瑟几杖林塘幽移
來何處玉井根有花有花開清焮何須楚澤逐臣衣
何須太乙真人舟天然秀色去雕飾於以比德情綢
繆纖毫肯許染污泥霽月下照光風留從來心賞在

下

下

月峯集二
氣味富貴花愛宜其稠人能得物物得人可無一語
酬清脩終然洙泗輟遺響卅木無情空寄愁清芬仰
揖生已晚愛蓮之意君知不蓄薇盥手不足誇一唱
三歎邪無道想當宴坐說無極鏡面澄澄雲錦浮德
馨千古繼無人傷心誰復夢孔周傷心誰復夢孔周
一續遺文雙滄流

萬古貞竟倚暮霞

鄉試第二

蛺蝶東西飛依然樓古杳高臺空數層日暮愁烟霞
分明貞魄倚萬古昔誰等此青陵耶蕙質初年不下
堂白玉一片無纖瑕結髮嫁得韓家郎鼓瑟人稱宜

室家南山有鳥北山羅從來誤身適容華蘧蔭燕婉
豈我求新臺河水愁如麻章華還笑不言女滿眼哀
淚徒看花平生同穴衣帝書玉碎遺恨應無涯古墳
新塚還相對宿夕有樹相交擎枝間異鳥記精感此
事徃徃河人誇我來臺畔訪遺迹落日慘慘孤光斜
古情欲問秋空霞烈魄不散啼昏鴉齊飛已陋滕王
閣建標莫窮天台遐巫山神雨亦蕩逸琴臺暮雲徒
淫哇倚花不歎湘娥恨墮樓自興佳人嗟渚蘋山菊
拜之再一曲悲詞歌楚些一

表

漢鄭均謝幸其舍賜尚書祿表

乙卯 聖第五 謁

不以臣卑猥蒙遇巷之寵何錫子祿受承潤屋之資
無德則缺有覲于目念本無所學起自諸生皆謂出
而仕吾斯未之信焉或有時為貧祿足代其耕也南
曹適應于列宿東土久隔于周星禮當乞骸願保賜
顏之晚節力難就列竊慕知足之先賢遂賦南山陽
之詩已斷北闕下之夢樂河山之耕牧訊如仲多伴
林臯之漁樵將與世異何圖蓬藿之逕忽輦車馬之
音我識鄭尚書枉屈不召之禮人稱聖天子果洽稀
世之資親逢日角之臨受頒月俸之賜饋之縱出於

無私受者不知其何義誰為負米有仲由之歎言不
畏絕糧見門人之愠色有何功之可祿獲此恩之無
前遇擁篲禮賢適館待士徵高鳳於巖穴丕聞高蹈
之風辟毛義於蒲輪且勸奉檄之操迺捐異數以屬
凡資敢不一飯不忘三命而儻制民之食既荷俯育
之恩擊壤而歌庶殫華封之祝

程嬰請以身死報宣孟及杵臼表

國士遇我國士報之既贊君靈於再造悅已者容知
已死矣請捐頑命於一時甘心含珠歸語窮壤恭惟
遭家多亂履運中微崎嶇有仍之墟重光大夏之績

戶部集卷之二
挽回可愛之日咸仰三冬之輝豈是人謀此殆天意
顧惟通臣之短髮曾荷宣孟之深知蓋嘗從事乎愧
廁杵臼之嘉客老無能為也適同犬馬之戀忠何圖
郊翊之奴遽起射日之變瑚纓珠履忽辭玳瑁之筵
白雲蒼梧空灑泉鮫之淚何以勸善子文之家已空
將其廢勳臧孫之祀莫尊若陰相者一髮千鈞之托
有依抑又甚焉周詩子遺之禍斯棘口雖殮於周粟
心未忘於吳鉤勢難容於兩全非權莫濟義有重於
六尺以死為歸撫躬歎存仰天自誓曾鳥數之不若
甫忘甫君自日月之云徂吾負吾友幸賴神人之共

憤得磔狂賊以萬端作飲器而染其頭雖雪百王之
讐怨貪天功而為己力焉有尺寸之微勞重念公孫
之忘形實符鮑叔之知我平生精爽雖異道而猶生
半世孤忠臨大節而益顯吾能報德立孤之望逾時
子為其難暗別之語在耳矧主辱身一死之可忍而
天崩痛百年之難窮何敢圖富貴於一朝歎專來寵
直欲塗肝腦於長夜下報前言小駐就木之竟更激
卧薪之聽伏望納臣之愚察臣之忠老樹青陰許左
生之報羊角哀詞黃鳥命子車而從穆公則白骨荒
山埋九原而不悔彤雲深殿來列祖而將翔謹當死

月生年長心短髮退能謙德終未及見其時猶有鬼神誓諧從遊之願

擬 皇朝大平院判花雲侍婢孫氏請以雲兒煒見表

果失名将聖心方痛於龍公尚有典刑賤妾請見其驥子興言及此有淚無從欽惟 皇帝陛下為民除殘繼天立極命徐達以引見禮異羣臣嘉余闕而旋褒祿及苗裔凡所激勸之術無非聳動于時顧惟花雲將軍嘗輸狗馬微力殆天所授幸子房之逢留杖策以來慕鄧禹之及鄴甌憂闕張之無命自知帝王

之有真契灑落於君臣權益劫于魚水橫戈百戰賊憚出八之如神躍馬十年主恩前後之持節何圖孤城之月暈竟見大樹之日凋三時之守闕功寧可苟活一門之內死事慘不忍言趙朔之孤幸遺誰懷存一塊之肉張巡之鬼為厲幸有滅此賊之期從間道暫時之人為生還今日之事心蘓影靜喜見三軍之威主死身存愧全一縷之喘茲將滿腔之冤血請見在裸之遺兒將何面於丘原欲紓下報之深願不令憂其妻子固知上恩之曲加盡令赤子之無知得睹黃裳之有曜玄成負采豈但風骨之相如良弓為箕

自是節義之繼踵臣伏望察臣之愚納臣之言特賜
曰俞自公而召則洛陽城下翫夢思鄉之魂杜回車
前行見結草之報臣謹當黽勉一節終始寸心以謙
德而相君縱未見趙文子之及長奉賊首而祭奠庶
幾效孫夫人之陳辭

論

郭子儀窮奢極侈之論鄉試居魁

論曰莫明者日月而浮雲或蓋莫芳者芝蘭而秋風
必敗夫古之宿德元功而履盛滿之地處危疑之際
者或有超常難測之計以全君臣之大義然則其所

以自污者迺所以自高也愚於郭汾陽見之矣盲胡
逆天二聖蒙塵以貫日之忠提河朔之旅歷夷險而
一節冠中興之諸將然而功高不賞盛名難居謗書
盈篋風雨一葉則於斯時也其處心積慮較萬全於
胸中者當如何哉雖屈身降迹不足以杜讒賊人之
口和光同塵不足以取信於當世則其窮奢極欲者
不得不出於子儀之計耳其可謂之縱情乎其可謂
之圖全乎其保君臣之大義而衛王室之微意者至
矣何以明其然耶夫列鼎而坐食爭妍而取憐者實
丈夫之所欲有而信可及豚魚誠可動孺子者亦忠

臣之素蓄積也若功不足恃信不相孚則違身遠害
見幾不俟高則高矣主失莫救蒼生望斷則唐之社
稷抑恐不血將何以報三朝之恩遇而係國家之安
危乎此子儀之寧受侈欲之名而不悖為臣之義寧
可貽譏於後世而不欲損其君之德者也神龍出雲
魚鱉莫測則智者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不然單車屈
藥萑之拜可以行乎夷狄而反期吾君於不能乎此
所謂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者也
其視王翦之請宅而為子孫計者遠矣雖然子儀之
窮奢極欲者特出於時勢之使然而不可以為後世

法則後世之居寵圖利者固不可不知戒也謹論

月峯集卷之二

月峯集卷之三

疏劄

儒疏

乙卯四月二十三日公與生員鄭澤雷許國
 韓命吉權純慶李顯門柳淑李純馨權勛李
 元瑞崔曉朴由玄李斗瞻李得養李泓許長
 生鄭時望李以省崔挺龍魚夢濂嚴何誠聯
 名祭丑延興府院君金得男寬死甲寅永昌
 大君被戮其樞將及於母后故乙卯二月
 初六日完平上章陳戎昏君暴怒
 時三司合啓將欲殺之故此疏發

臣等竊惟公論之於天下國家也猶菽粟之命脉于
 生民而不可一日無也公論存則危可安亂可弭而
 國存公論亡則危益危亂益亂而國必亡昔有天

下者何嘗不以此而為扶持天下國家之具而不敢
為所忽歟臣等不幸而當公論既公之日目見邦國
之危將不可救而猶不忍置明時於無可奈何之地
故敢大聲而號闕下矣伏願 殿下勿以人廢言而
忽天下之公論也臣等伏見三司論李元翼妄言之
罪既加削黜而猶急急攻擊臣等實未知元翼之有
何罪而有何一毫辜負於 聖明矣乎元翼一心愛
君憂國如家歷事 先朝忠烈素著洎事 當寧誠
惓惓篤捐身殉國之志素所蓄積而天地鬼神實證
其心矣頃緣憂國之深不覺避諱之嫌措語之間果

不能無妄觸之失而究厥所意則抑有說焉往在癸
丑年中鄭造尹訥李偉卿等首倡 母后之說將貽
我 殿下千萬世難洗之惡名而幸賴我 殿下誠
孝之無間未逞數彘倫陷君父之兇計而反被削職
之 嚴譴焉凡有血氣者耻於同朝而渠亦屏息假
氣自分難容於覆載間矣未久而訥也為掌令造為
修撰偉卿為翰林焉則不惟終追陷君罔上之刑而
反得志於 聖明之朝矣舉國之人羣疑滿腹莫不
以為其與某也志同矣事同矣免謀詭詐靡不同矣
而一時聯袂復入於臺官則顧安知曠者 母后之

說果不發於今日矣乎愚夫愚婦不謀同辭而舉有
疑懇之心則雖無虧損於我 殿下誠孝之萬一而
蓋亦國家之大不幸矣以元翼平生憂國之心而其
庸有愬然於心乎斯所以急急進劄而不容少緩者
也夫賢如元翼則詎不知 聖孝之終不可間克謀
之終不得行而敢發其未敢之事其申戒于我 殿
下者蓋欲鎮國家疑懇之心而沮三賊不測之計使
殿下之心事明若日月昭示於萬萬世焉則無非
一出於至誠愛君之心而發明我 殿下出天之誠
孝也向使元翼不有是言則詎能破三賊之膽而釋

一時之疑乎嗚呼食 殿下之祿而盈 殿下之庭
者或豈無慨然憂國之心而舉皆木舌不敢言者斯
誠畏死於奸克之手也歎一元翼奮不顧身瀝血陳
劄視捐千金如擲鴻毛則其殺身報國之心固已定
於抗章之初矣安有聽人慫恿而自沈溺大禍中之
理歟夫被人指啖而為黨搏擊之舉者凡夫且不為
而況於元翼乎而況於 殿下之賢相乎今之罪元
翼者則構虛捏無陷君罔上臣等實未知 母后之
說倡於何人而和於何人歟其在偉卿之疏則曰得
罪 宗社而 母后之道絕矣又引東之之事以證

之其在造訥之啓則曰 宗社顯有當絕之惡其將
以 國母待之歟又引哀姜之事以詆之必欲行罔
極之克計而敢問母子之天焉則其所謂加惡名於
君父陷 聖上於不測果元翼歟果三賊歟後之救
造訥者必以各處為辭欲掩其發端之初意而殊不
知自陷於欺君罔上之罪甚矣人之護黨也若不有
恃倫之意則何必舉 母后之說然後有此言也首
倡克說者厭然掩其不善而反藉為君下誣之名至
誠憂國者志欲打破克計而竟被橫加惡名之罪焉
古今天下寧有是理諺所謂盜而荷杖者不其類乎

噫以 殿下之仁孝而遭人倫罔極之變處變之道
靡不得宜而元翼之劄遽出於 聖慮之外宜 殿
下之駭痛而終必欲下誣者矣此誠一國臣民之所
共戚而說不感 殿下之誠孝矣乎然而下誣之策
莫急於克說之所在而亦莫急於罪人斯得矣倘
使奸克之輩未嘗發如此之論而元翼之言作俑於
今日則聲罪顯戮固無所惜若克說之出不由於元
翼則雖罪百元翼適足貽 殿下後日之悔耳顧何
有於下誣之本意歟然則三賊者不惟 殿下之罪
人實 宗社之罪人也不惟 宗社之罪人實萬古

戶部集卷三
綱常之罪人也為今日下誣之計莫若正三賊之罪而扶神人之憤使曩倫明叙而正氣復振則舉國之人皆將拭目而相賀曰吾君之不為奸兇之所陷也如此吾君之下別邪正也如此吾君之能快從公論而扶植士氣也如此皆知向背之方而不為邪議之所熒惑則向來疑懼之心將渙然冰釋而惡名之橫加不復為 殿下之慮矣又何必罪無罪之賢相而區區於下誣之舉乎嗚呼元翼之忠尚不見信於殿下而無一人白元翼無罪者可為哭之痛繼以血不容已也臣等跡甚踈遠言賤為堯固知今日言

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而不忍見賢相之以言獲罪敢冒萬死 殿下之閤矣伏願 殿下亟正三賊之罪以快神人之憤特 宥愛君憂國之元老以收一國臣民之望焉臣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封進從信錄疏

伏以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苟有所聞見則何敢避瀆擾之罪而不為之陳達乎臣之叔父囚人用厚通書于臣曰往在北京離發時質得若干書丹如兩朝從信錄雖未及觀其文字係是近代新出之書故

擬於還朝之後納于弘文館以轉達矣不幸渡海之後辭連逆獄罪合萬死而聖上惻念先人之授命殉國宥及其子便即開釋此則天地生成之恩也遠謫未幾遽繫王獄受刑累次精魄都喪便作失性之人特一坐屍耳自遭禍患凡若干書丹專付於女婿辛旼家旼又得重病輾轉避寓於他家竟至身死婢僕逃散家藏書丹幾盡蕩失累令家人搜送厥丹于汝而莫適其置處今日家人始幸抽得於亂帙中即令直送于汝處願汝細看其書如有可觀關係之事汝須具由封進以陳叔父當初欲獻芹曝

之誠則此身雖死亦無所憾云臣披閱卷帙則第十八卷迺天啓三年癸亥日錄也目不可觀耳不忍聞毛髮上豎肝膽俱裂可勝痛哉竊念殿下在哀疚之中似不可以非喪禮之事仰瀆乙覽而臣未見其書則已既見其書則不忍一刻隱默故付標其卷敢此封進合二十四卷也臣不勝惶恐殞越之至謹昧死以聞

避嫌

臣愚劣無識徒知有懷必陳及見從信錄不忍一刻淹滯率爾封進非不知獄中之書至於上達極涉猥

月卷三
濫而告 君之辭必當從實故叙其曲折自不得不
爾緣臣之故獄官至被 拿推所當即為引罪而席
藁待 命不敢仰瀆屏伏逾日 嚴旨未下偃然帝
職尤極惶恐今始來避罪戾山積請 命削臣之職
治臣之罪

扈駕 東宮離蒞完府封章

臣之公祖公父伯父俱以閒廢死節於倭亂臣之不
肖無狀幸沐 新化猥廁後班則非分極矣夙夜惕
念惟恐忝爾所生當此主辱臣死之日未效涓埃之
報罪合萬死

正言避嫌劄

臣以鄉曲疎賤無所肖似際此 新化得廁衣冠之
列已是榮幸而非分 寵擢又出於夢寐之外循省
惶感公議可懼况臣頃在南中除換本職祇承 召
命而在家適有急坊病患登途又為寒疾所感遲延
引日不及於設科之日逋慢之罪猶在身上今不可
覩然叨冒請 命通斥臣職

辭弼善疏

伏以臣之痼疾已出十年種種危症難以悉舉而奄
奄待盡之狀衆所共知矣過蒙 天地再生之德舊

愆未盖 新寵屢加夙夜憂懼罔知所措去月二十
七日政除揆本職適值上下番俱闕 綽招八直則
素患腦腹痛轉欲痰火上攻神觀錯亂兩目昏翳似
在烟霧中凡厥庶官筋力有所不逮則不敢曠職而
去何況本院責全輔導其任如何而豈可使昏不視
物之人齒在於朝夕之 宵達字如得投閒置散藥
餌調治則其盲未甚庶幾快觀天地日月之明伏乞
聖慈特 命解臣職名俾遂區區至願則 覆幬
生成之恩何可量也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謹昧死
以聞

先考焚黃事乞還辭職疏

臣以駑劣猥參原從之

缺 恩至於追封臣

父 贈領議政臣父曰厚曾丁壬辰倭變與臣祖父
敬命起義兵戰死于錦山者也以臣遭遇 澤及泉
壤想必未瞑之寃感泣於冥冥也義即呈告焚黃而
久滯 恩命者緣臣之叔父用厚以冬至使朝 天
萬里之別臣實不忍今始乞還職在風憲不可曠闕
伏乞 聖慈諒臣至懇 特許遞免俾得往來不勝
泣祝謹昧死以聞

辭掌令疏

伏以臣生而不天髫年失母甫及成童臣父曰厚隨
臣祖父敬命一日之內同死賊手曾未暮月臣伯父
後厚殞身嶺外遺骸莫收零丁孤苦百疾叢身四十
之前已作病廢之人種種危癘難以盡舉尚今延喘
誠不自料過蒙 天地再生之恩復廁朝列已極驚
惶千萬夢寐之外 殊渥番至又叨非據一死圖報
實是區區寸心豈敢遲延自犯通慢之罪而笄念臣
之叔父用厚以奉使之罪方在榜訊之中尋常悚慄
不敢舉頭向人今此風憲之職其重如何而為人猶
子自謂無與於已偃然行公揚揚呼唱則凡在見聞

其謂斯何況臣痼疾已過十年日增月加奄奄待盡
之狀人所共知而數日之前又得眩暈之痛頑痰上
攻呼吸莫通眩證兼發閉目蒙頭亦不能定艱發一
語輒復牽刺起身 肅謝決難自力冒呈辭單非止
一再而政院還卻不得不瀝血哀號於 天地父母
之前伏願 聖慈俯察臣危迫悶切之情 許遞臣
本職不勝瞻 天仰 聖屏營良祈之至

啓辭

迎勅習儀時館儒生事避嫌啓

詞諫李潤雨獻
納權濤正言李

景彙
聯名

正言臣高傳川啓曰臣等於本月十三日太平館迎
詔勅再度習儀後罷出于本院依幕則館儒生先已
闌入或坐或立臣等使喝道分付館奴曰諸生依幕
何不為之而使之闌入兩司依幕字諸生方始稍稍
引避臣等遷設帳幕齊會入坐之後諸生環立帳外
臨而睨之臣等使喝道捉致館下人言之曰兩司議
事之際何敢如是諸生不知事體甚矣後勿如是云
云而送之矣諸生送言于臣等曰喝道捉致館奴時
掠其鬢髮極為可駭捉送其喝道則欲為推問云臣
等曰諫院喝道有罪則諫院自當治之何待諸生所

謂被掠者送來則當兩造憑問治罪云則諸生又送
言曰館奴不可送喝道速為送來云臣等答之曰寧
有兩司送其下人決罪於儒生之理乎即捉喝道問
之則曰捉致之時館奴立在本院司負之後即其處
捉入何暇掠髮乎千萬曖昧云云臣等答儒生之言
曰喝道如此不服必送館奴被掠者然後乃可憑問
決罪云則諸生又送言曰諸生目見之事必欲憑問
者何也終欲不送何也臣等相語曰諸生之言雖為
無理既自以為目見即為捉囚喝道而散出矣臣高
傳川臣李景奭騎馬將出之際諸生多發館奴劫摔

喝道於馬頭曳致其前無數亂打伊時憲府尚未罷
坐臣高傳川送言曰館儒極為駭愕法司何以處之
云則憲府答曰此事等亦目見不勝驚恠已令捉囚
首奴矣奉 教臣沈之源說書臣金光燦亦目見而
駭憤曰士習如此齋任不可不停云臣高傳川即通
于同僚曰欲為避嫌則同僚皆曰年少儒生所為雖
極無理豈可以一下人被打之故至於瀆擾引避乎
惟待法司處置云矣臣等於此一事多方委曲不以
兩司體面一坳臨之者政所以扶植狂儒之氣而今
見憲府呈文則語侵臣等極其無為此無非臣等庸

劣見輕之致請 命遞斥臣等之職

申救朴炡等啓

司諫李潤兩獻
納權濤聯名

正言臣高傳川啓曰臣等頃見玉堂請遞前大司憲
南以恭之劄而不肯繼有論列者非以以恭心迹謂
無可論而玉堂之論有所失也玉堂諸臣年少氣銳
遇事果敢不謀於長官不通於兩司輕先狙擊有若
攻斥權奸者然過激之失亦不當免不欲繼其論而
助其氣矣及見 備忘記所下假托公論排擯異己
之 教臣等與同僚相議曰以恭為人元非無可論
者而玉堂之劄措語委曲別無過激之失而 聖教

戶部集三
如此為諫官者不可終默為坐陳劄矣今見即日所
下備忘記臣等相顧驚駭不知 聖意所在也使
以恭小無可論之事而玉堂諸臣果欲排擯異已則
今日指揮未為不可而以恭於戊戌已亥年間立幟
邪論擠排士類如柳成龍去國亦其事業小北大北
病國數倫之變主張作俑者何人也如欲一一追論
則非惟不當置於兩司隨行於百執事亦其幸也豈
可以年少輩處事寧甫之小失遽下嚴旨盡遞其
職乎臣等竊恐今日之後為 殿下三司者舉皆結
舌媿媿爭效仗馬而 殿下之國事將日非矣臣等

非但不能糾正又從而陳劄分踈臣等之於玉堂厥
罪惟均亦何敢偃然供職乎請與玉堂同被遞斥之
罪

再請還叔朴疋等遞差啓

朴疋等請遞南以恭之劄實非疋等之私論士類之
稍持清議者同有是心算以 殿下深徵往事必欲
深合責效而金塗新秉銓衡上體 聖意無論彼此
汲汲器使惟恐少有偏陂故如以恭之身負大愆亦
得隨才收用其意則固善臣等不欲先立崖異以敗
其意思矣玉堂之猝發誠如有過激之失臣等只為

戶部集三
一番陳劄其意有在而至於昨日 御筆指揮之事
臣等之責政在今日牽裾折檻所不辭焉臣等不復
遠引前古只以 殿下前日事言之趙希逸陷於偉
卿係累屢年僅得放歸設有居鄉不謹之失亦不至
於大過而朴炡以往來行言不待僚議之歸一而輕
先避嫌實涉狙擊而 殿下寵擢之如不及至於以
恭則曠時所坐是付處而立幟邪論之罪又非居鄉
不謹之比也朴炡等既通於長官又與同僚共之則
其視前日之舉亦大詳緩而 殿下疾惡之又如此
此一朴炡也而於希逸則以為公而 寵擢之於以

恭則以為私而疾惡之 殿下好惡果出於無我乎
此無非 殿下先以惡黨二字著在 聖心念慳之
發已陷於私窩而不得為大公至正之道矣臣等竊
恐人人有以窺 殿下之淺深而 聖德疵累有可
憂者也臣等待罪言地主張公道何敢區區為一朴
炡游說而負 殿下哉請亟還叔朴炡等遞差之
命

三啓

朴炡等以言獲罪物情愈激而 天聽尚高臣竊痛
悶炡等年少遭逢遇事敢言請述以恭雖出孽甬論

思不諱豈是欺蔽謂之矯激亦過其情謂之伐異保無他意言發逆耳甚於批鱗縱使褒勸猶患不盡若加擯斥誰著狂直王言一下外內疑沮多士卷舌氣色愁慘烜等一出固不足惜誠恐自此人思含默皆效仗馬忠諫路塞也政院伸啓大臣陳劄公議所在聖明已燭臣何敢獸避救護之嫌瀆擾之罪以欺負殿下哉請加三思亟寢成一命

四啓

臣等論執朴烜等事而殿下一向牢拒臣等之感滋甚焉殿下果以烜等為欺蔽則人臣而欺蔽

君父是何等罪惡也所當明言痛絕以示好惡之正豈可畧施責罰止於補外而已乎如其情事出於一時之壘甫則不當違拂公論曠日持難若此之甚也今大臣言官無不為烜等稱枉前後陳達備盡曲折而天聽邈然則大臣言官豈皆為烜等營護而欺蔽殿下者乎士氣摧折言路閉塞治忽所係非細事也請亟還収成命

五啓

臣等將朴烜等一事論列已經數旬而誠意淺薄未回天聽悶鬱滋甚焉臣等非以烜等為不可補外

所惜者 經幄之臣以言事去國有累於 清明之
政耳既以舉爾之失並通本職何必又為補外使言
路杜塞士氣摧沮乎 聖明每以欺蔽為罪素人臣
而欺蔽厥罪如何姪等少有欺蔽之迹則大臣臺臣
豈敢並為相蒙自陷於欺蔽之罪乎公論久而難遏
請 亟還叔成 命

避嫌

臣本愚劣過蒙 寵擢循省憂懼日埃公議昨日同
僚處置憲府也臣適以式暇在家同僚簡通相問臣
意亦為辛啓榮以停啓簡通而李竣等所答既無異

辭退有後言則殊失言官之體固難在職故答以至
當伏見 聖批辭旨嚴峻戰兢殫越措身無地朴姪
等年少遭逢文學八侍雖有矯激之失而所欲者忠
若有欺蔽伐異之罪則通職補外不足以徵而原其
本情保無他意以言獲戾恐傷轉圜之聽故臣等之
區區論執者此也實與李竣等事大不相侔矣一府
臺官專數請通事係非常而李竣等處事既不明白
則臣等之處置不過循例為之豈有一毫私意以之
低仰哉乖當之失與同僚無異而適然賤疾今始獸
避臣罪尤大請 命罷斥臣職

再避嫌

臣有事勢不得已一日之內再瀆 天聽臣罪萬死
玉堂之處置同僚請并出仕 特命盡述而猷蒙
恩私命牌臨門不勝殞越臣既與同僚論執朴炆等
事終始如一而處置憲府實與公共則乖當所失不
宜異罰而一遞一出豈厭人心非但於義未安亦有
人間羞耻不可覩然仍冒請并 命遞斥臣職

請停 慈殿拜 陵啓

凡國家舉措必須動合禮義足以為萬世法然後方
可行之今此 慈殿拜 陵之舉果可謂合於禮義

而足以為萬世法乎若以 慈教出於至情不揆禮
法之如何而迺為承順則實甚未安 殿下何不從
容陳達使 國母動靜必合禮義而垂法於後世耶
貽謨燕翼不可不懼請 加三思亟 賜一俞

再啓

慈殿不可拜 陵之意臣等備盡論列而 殿下
一向牢拒臣等竊悶焉情雖無窮禮固有節今以
慈教出於至情而迺為承順則揆之禮義實甚未安
殿下何不從容陳達期於必 聽使 國母動靜
必合於禮而無過舉乎臣等不得請則決不敢退請

加三思丞 賜一俞

請革罷宮家免稅啓

宮家免稅本非法典所載而為今日之巨弊也經費之減縮由於此賦役之不均繫於是所當及時變革以紓民力而論列至此尚未蒙 允豈但臣等之悶鬱中外之缺望甚矣請 加三思丞 賜一俞

請罷文希聖啓

慶尚右兵使文希聖曾以防禦使領兵出征不思金應河之效節反與弘立等而投降久在虜中甘愛驅策其失律喪師偷生辱 國之罪不可勝誅而 國

家無法尚全腰領人心之憤惋武士之解體固已極矣今者至接節鉞分闡之任此不可使昏於鄰國銓曹之用人如此而欲得臨亂死節之人不亦左乎除目一出輿情益駭請文希聖丞 命罷職

再啓

臣等伏見 聖批文希聖其時之事罪在主將才器亦甚可惜還為收用似或無妨為 教夫希聖出師債軍則不才甚矣不能奮義相率降賊則安可謂之器也人主一言勸懲一世者愈於斧鉞華衮而殿下之教若此非臣等之所望也希聖之尚保腰領已

是國家之失刑豈可復畀節鉞重失一軍之心而
招四方之譏議也請文希聖丞 命罷職

請遠竄許禡啓

陽陵君許禡本一恠妄之人也有何知識可以議禮
曾唱異論重被臺評而不恤公議復投妖疏必欲激
動天聽售其肺肝而後已前後情狀殊極痛惡請
勿留難丞 命遠竄

再請削奪啓

陽陵君許禡本以世所嗤點之人強作解事敢論大
禮曾被重劾尚不懲艾連章累牘必欲售其妄見已

極可駭而聚集州莽庸雜之徒迭投章疏眩惑上
聽瞻聆所及莫不駭憤請 命削奪官爵

請罷睦性善啓

禮曹正郎睦性善前日上疏稱逆珙為無辜之王
子譙張闔捩語意陰譎其情雖不可測而其迹實涉
營護其時珙名出於前後逆招極為狼藉性善等何
以知一一誣引擔當前滌乎當 國家危疑之際攻
朝廷處變之論以陷 君不測之說箝制一世而使
亮徒之欲居竒貨者聞而竊捩後變作幾危 宗
社至今思之毛髮竦浙誠心愛君者斷不如是也但

月峯集三
執迹擬罪難遽盡律而近日引置清要尤拂輿情故
特從末減以示公論之終不可泯非敢為己甚之論
也請睦性善丞 命罷職不叙

避嫌

臣等之論睦性善與大司憲臣全尚憲意見無異故
相議陳列矣昨承 聖批以箝制營護等語勒定罪
目為 教勒定人罪名臣等均有其罪決難仍冒請
命罷斥臣等之職

請削去崔有海啓

人臣奉 命只完使事而已前副校理崔有海敢以

莫重典禮私相問難於華人至於形諸文字其為謬
妄極矣此而不罪難杜後弊請 命削去仕版

再啓

人臣出疆義無私交所幹之外豈遑他事乎前副校
理崔有海奉使 上國未免委 命於州莽而迺敢
私與唐官輕議我國莫大之禮其作事恠妄之罪極
矣此而不治則尋常使价之往來必多難防之弊日
後之患有不可言矣臣等之論執蓋為此也請丞
命削去仕版以為奉使不謹者之戒

申救南銑趙廷席啓

南銑趙廷席皆前日論事之人而相繼外補出於
特命言官忤旨譴罰隨之此豈聖朝之美事請
命還收南銑安岳郡守趙廷席公清都事之
命

請削奪沈命世啓

沈命世之惑於風水迺恠實其言有水指摘甚明
廟堂安得不為之動哉既因此疏遽興大役而其
言終至於不驗物情駭恠衆口譁然皆咎命世其心
雖是為國其事則實為虛妄且所係重大烏得謂
之無罪哉凡為國之道賞罰是非宜循乎國人物

情之駭憤如是則豈宜置而不罪以拂國人之怒乎
請沈命世削奪官爵

避嫌

持平洪霖以稽謝恩命引避且以其弟洪霖重被
臺評進退狼狽續之至於退待物論稽謝恩命之
失臣亦有之不可仍冒偃然處置請命通斥臣職
請削奪李行健啓

臺席論事之際所見不同則容或有立異之時而事
之是非自有公論一進一退惟俟處置之如何未聞
有強顏自以為是而反攻攻己之人者也前正言李

行健再被臺閣之請通則雖有勿通之教自處之道所當引八亦退之不暇而迺敢不顧物議冒耻出仕至於兩司多官一時啓通此實前所未有之事凡在瞻聆莫不駭異其虧損事體輕情妄作之罪不可不懲請命削奪官爵

請罷李貴啓

國家莫重典禮非一人一家之私議雖或自有意見只可一再陳達以待朝廷之裁擇而已延平府院君李貴以追崇之論連上啓劄前答未下後章繼進有若驅迫角勝者然已極無謂而貽書相臣顯

加侵辱使相臣不安其位事體尤極未安請命罷職

請罷楊暄啓

集慶殿參奉楊暄既以諂附克徒得罪公議則不可通差而止請命罷職

請罷姜大進宋錫夢柳弘元啓

順天縣監姜大進以待從出守則所當廉謹自持而有貽弊不廉之誚高山縣監宋錫夢不治之聲傳播遠近臣等之欲論久矣今者暗行御使又以尤甚不治為啓藍浦縣監柳弘元為人弛緩政委下吏

專以媚悅土豪為務而不顧軍政重事如此之人不可一日在官請并命罷職

請還叔尹榮罷職啓

前佐即尹榮以內需司公事專不舉行之故至於罷職臣等觀其職辭既非該掌又無所犯之罪且以係干內需司之故特罷銓即非但於事體極為未安本司將來之弊有不可言請還叔尹榮罷職之命

請削去尹左辟啓

前判官尹左辟居官汎濫貶害民間有不足言既叅

昌言之克疏則厥罪惟均而到今網漏已極可恠至齒仕列尤為駭憤不可一罷而止請命削去仕版

請罷羅德憲兼推考金時讓啓

李志賤之托病不行事極駭愕而接伴使羅德憲張皇病勢偃然馳啓其輕蔑朝廷猥濫縱恣之罪不可不懲請命罷職李志賤以水疾下陸之由陳慤使既已馳啓則非方伯之臣所當干預而平安監司金時讓以不能駕海速為定奪等語又從而狀啓有若申救者然其不顧事體肆意行私之失亦大矣請從重推考

請罷張紳且推考當該即廳啓

人臣受命所當不辭夷險而近來國綱日頽人多自便不思殉國之義惟懷濟私之計世道之歎極矣水原府使張紳頃授西門重寄陳疏斬免執或然矣至於母子間私情雖甚切迫義不敢言而張皇塵瀆必欲得遞極為駭愕請命罷職且該曹曲徇猥濫之疏多費辭說至以不便將母等語偃然回啓所失亦大矣請當該堂上即廳從重推考

請禁殺人正犯家作亂啓

殺人者死國有定律其正犯應償命者自當以王法處斷而已近來人心不義竒邪悖亂之事日以滋長其處有殺人者則其屍親或其上典乘時爵躍以為竒貨聚衆率徒作亂於正犯之家打破宅舍搶奪財產瓦礫不留舛芥不遺有同兵火焚蕩之地甚者延及於族黨及上典之家閭閻之間可駭之事甚多若不痛禁其弊無窮請今後如有此事令法曹一一摘發論以強盜之律所奪財產悉皆償徵事捧承傳施行

避嫌啓

兩司相會禮前不得簡通乃是常規也臣昨日以城

上所詣 闕校理趙緯韓罷職事命正尹善道改正
事簡通于持平池德海相議停 啓執義權濤雖為
肅拜時未相會故不得簡通相問以今思之同僚
既已 肅拜則差退一兩日相會後更議停 啓而
輕先停止殊失體面昏昧不察實所難免今見執義
權濤避嫌之辭決不可偃然仍冒請 命罷斥臣職

請臬示表廷老兼陳勿許父子推 恩啓

表廷老以秩高事知譯官一行操縱在其願指而迺
敢倡率同僚三十餘人公然落後此實二百年來所
未有之事也其黷貨貪利縱恣無忌之狀極為痛駭

不可尋常擬律請 命臬示懲一勵百

功臣父子推 恩之典迺是酬勞報功之異數也至
於父子俱叅一勲而互相推 恩則事甚無據元非
祖宗朝舊例也曾在昏朝李尚毅父子始創此規
其時物論莫不以為苟且謬例不可踵行請父子俱
叅一勲者勿許推 恩

請革罷內奴復戶啓

改紀之後遣使宣諭昏朝苛役一皆裁省至於內奴
復戶則大臣遙臣亦請蠲減行會八方老羸翹首思
見 德化之盛與賊對壘且經逆變徵發未已經用

不足故 祖宗成憲隨時變革沙汰冗官減省班祿
而內奴則獨以流來舊規飽肉安居而民役則有增
而無減非但政令無常民不取信舉皆疾首而相告
曰遐氓貢役則已減而煩徵內奴復戶則既罷而旋
復固非 王民而何獨使我至於此極耶民之言亦
可畏也況今 詔使來宣責出多門民生日困十室
九空誠宜一視憫釋其心豈可哂之以私益增其怨
請 勿留難亟收成 命

弼善避嫌啓

去三月十八日 大駕視學還宮時臣忝在侍講院

陪從 東宮而緣表瘡迂鈍不能折旋自貽顛沛致
使 扈從多官橫被推考罪實在臣夙夜悚慄無地
自容再昨伏見本府八 啓李曙等照目 回下內
有此推考迺專為侍講院而講院官負何歎無之且
何往而過三朔後始為捧八乎 傳教矣臣由前則
其時宮僚之一也方在應推之中凡甚諫被推則在
法當適由後則忝授本職公事捧八亦為遲迺不可
一刻苟冒而連有 大禮舉動未即來避所失尤大
請 命罷斥臣職

受由過限避嫌啓

臣以焚黃陳情乞通俾得往來則特命給由與馬
千里還鄉光榮父母聳動閭里聖恩如天感激幽
明不知死所矣但臣歸闕之時以宿疾驅馳之餘
仍得間日瘡痛勢苦欲進退固措扶曳趨朝受由
之限已過矣凡厥庶官若曠官過限則循例遞免况
臣職在風憲豈可先招官謗而偃然苟冒乎請命
罷亦臣職

陳避嫌無辭職啓

臣之危迫悶切之情已陳於疏中不敢更煩天聽
而過蒙洪私至下調理察職之命兢惶感激

滂血交零即當力疾就列而狗馬所患少無加減受
息十月今始扶曳肅謝逋慢之罪至此極矣且
臣之叔父用厚方在拷訊之中臣若貪戀榮寵敢
據言責之地則非但私情之所不敢厚招物議之咄
點决難強顏苟冒請命罷斥臣職

陳避嫌無辭職啓

臣奉職疲軟措語不明玉堂之通斥誠所自取過蒙
寬貸反下規外之命不勝殞越之至頃日彈文
雖有諛言之先後實出於僉同則臣誠無狀豈敢懷
推諉規避之心哉夫臺閣主一時是非言及乘輿糾

正官邪曾未聞既逃之人貪戀榮寵偃然行公者
也公議至嚴不可一刻仍帝而昨緣宿疾苦鈍至於
召牌臨門未即趨詣今始來避通慢之罪極矣請
命罷斥臣職

月峯集卷之三

